

新时代“双一流”建设高校美术书法学科发展的“TPET”模式 ——以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新文科建设为例

The “TPET” Model of Development for Fine Arts & Calligraphy Discipline in the “Double World-class Project” Un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in Fine Arts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王人杰 李昊阳 段运冬 Wang Renjie Li Haoyang Duan Yundong

摘要：综合性“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美术书法学科，不是以美育面貌服务学校整体人才培养，就是发挥多学科优势以理论研究见长，创作见强的不占主流。源自1925年西南美术专门学校的西南大学美术学科，不仅服务于全校性的美育普及，而且先后获得全国美展的金银铜奖，产出《中华儿女》等闪耀中国艺术史的经典作品，从而形成美术的专业教育、美育服务的学科传统。在新文科建设中，经过视野拓展，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融入，致力于艺术创新、知识体系建构，破除综合性大学美术学科发展的瓶颈，提升美术学科的育人、科研、创作、服务水平，逐渐形成面向未来的综合大学美术学科建设的聚焦思想（thought）、生产融入（production）、学科扩容（expansion）、卓越人才（talent）的“TPET”模式。从新文科对美术学科重组、建设路径、模式内涵、未来展望，阐释西南大学“TPET”模式，可以为新时代美术学科提供更多的发展经验。

关键词：新时代，综合大学，美术学科，新文科，TPET模式

人文学科的重建是全球高等教育对世界新变化的主动适应。自2000年以来，来自不同语境下的高等教育与知识生产机构，纷纷通过资源配置、机构改制、档案纠偏、数字人文等手段，主动调整教育体制，适应新的教育生产力的发展。在美国，传统人文学科的专业数量和教师需求量都在下降^[1]，意大利、德国等研究中心逐渐萎缩，气候变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速数字人文发展，以及反种族歧视思潮影响欧美殖民档案伦理价值的重建，整体将美国人文学科推向了一个“变化世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of fine arts & calligraphy in the “Double World-class Project” University, either serves the overall training of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or gives full play to the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does not be skilled for the art practice. The Fine arts & calligraphy disciplin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Southwest School of Fine Arts in 1925, not only serves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whole university, but also has won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awards in the National Fine Arts Exhibition, and produced classic works of shining Chinese film history such as Sons and Daughters of China, thus forming the disciplinary tradi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creative practic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service for the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univer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through the expansion of vi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are committed to artistic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breaking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fine arts in “Double World-class Project” universities, and improving the education, research, creation and service level of fine arts discipline. Gradually formed a future-oriented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r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the “TPET” model of thought-focused, production-integrated, discipline-expanded, talent-educated. The re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path, model connot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of the fine arts discipline from the new liberal art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PET” mode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can provide mor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or the fine arts disciplin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Keywords: new er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Fine arts & Calligraphy Discipline, TPET mode

界里变化的美国人文学科”^[2]，从时间与空间维度重塑美国人文学科对美国梦想的价值坚持^[3]。中文语境下，自西学东渐之后，中国传统的以经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在面临强势的西方人文学科的压力下，不断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之中，并依据社会语境的变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亦即传统的“中—西”之间进行转变。近十年，伴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亟须人文学科对跨文化语境下的国家的整体状态进行知识回应，回答“人民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中国高等教

育的新文科建设，就需要在新技术不断涌现、存在环境不断变化、传统文化演进传承、解决主体存在新需求等多方面，进行知识演绎，实现范式、体系的创新，从而培育高水平的人才。

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西南大学美术学科的先导团队，先后在高等美术教育知识体系构建、国家战略的融入、美术学科的全球化发展、国家艺术的创新等方面，以及对所在区域的在地性服务做出了探索。首先，参与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文化部、中宣部委托的中国



1. 钟定强、温文，《红玛瑙》，布面油彩，185×185cm，2019



2. 戴政生、黄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版画，黑白木刻，510×340cm，2021，中国共产党党史博物馆收藏

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年度发展报告、中美文化论坛、中国西班牙文化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等各种重大活动，召开中国美术观重庆论坛，为后续新文科建设在理念上对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做出铺垫。其次，学科团队，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伊利诺利亚大学，以及欧洲西班牙的康普顿斯大学，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萨里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南安普顿大学、赫尔大学、林肯大学等重要高校，进行了深入考察调研，并在学术上完成了美国国家艺术发展战略（2008-2026,4次）^[4]、英国文化艺术发展战略的读解^[5]，为学科建设的国际视野提供支撑，整体推进美术学科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第三，2005年美术学科率先成立了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包括之后的重庆市社科普及基地、重庆中国画学会、中国当代城市美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多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创作展览，不仅致力于战时重庆美术的研究，而且将学科发展与区域文化发展进行了联动，为美术学科后续的在地性发展做出铺垫。可以说，进入新时代以来，先期的种种努力，为综合性大学美术学科高水平新文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新文科的建设，又遇到学科目录的调整，而学科目录的调整，本质上

还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应问题，也不仅仅是创作与研究的侧重与分家问题，实质上是在艺术作为人文学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境遇下，如何整体实现艺术实践、艺术知识、人才培养的内涵转向、机制重组、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调适的问题。因而，还不仅仅是对学科生产机制的关注，应该跳出单一的对学科机制的关注，利用新文科建设对综合性大学美术学科重塑的机会，进入更为深层的讨论，进而在学科观念、知识观念、人才培育观念上进行革新，总结学科革新后学科发展与建设的新模式，方能在未来艺术学科的建设上得出更为趋近学科本质和教育本质的有效建设路径。

一、聚焦思想：基于价值引领的创新型学科

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美术与书法学科内强调创新，尤其是思想的创新，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思想创新的核心涉及价值，价值是否具有创新性，或者价值的创新程度有多大？这有不同认识。但是，如果回到美术与书法学科内部，我们发现，这种创新不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有体现的，有实践经验可参考的。不论以创作形态，还是以研究形态出现，美术与书法学科均要面临一种属于自身媒介特性的知识体系，并在一定文化范围内的价值形态下进行技术、形

式、观念的更新。为此，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公布的2012-2016财政年美国国家艺术的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艺术中的创新是通过艺术项目实施和完成的，这些项目“能够被证明对富有意义的变化具有潜在的改革能力，无论是开发新艺术样式或提高现有的艺术形式，新的艺术表现或创作的途径，还是新的吸引公众参与艺术的方法；它们与众不同，通过不寻常的解决方案为他们的领域和公众提供新颖的独到见解和新价值；它们具有共享和竞争的潜能，极可能导致其他的创新”^[6]。艺术创新，不是作出表浅的模仿，而是在新文科语境下，通过自身价值上的增长，实现样式、途径、吸引、见解上的与众不同。

新文科在美术与书法领域的创新实践，亟须回到自身文化价值，讨论和解决当代语境下的时代精神问题。自身文化价值，亦即自身文明留存下来的宇宙、社会、自我的认识，典型的体现就是思想观念。为此，美术书法就不仅仅是一个技艺的问题，而是思想的物质化体现。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文科对美术书法的催动，就是如何在思想的联动下，基于思想，形成与当下文化显示密切相关的问题意识，创新学科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和形态，以此提高提升人才适应未来艺术发展的敏锐素养。近现代以来，在一个以国



3. 刘强,《圆梦——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雕塑,柏木,200×78×125cm,2019(《新华文摘》封底使用)

家为单位的社会里,文化艺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体现于国家及运行机制。为此,作为具有古老文明的现代国家,美术书法里对新文科的体现,就是以自身思想的眼光,从国家意识和民众生存两个维度,整体实现学科的社会功能,并在这个功能的基础上,确立学科范式的创新。

就西南大学而言,进入“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期间,依托国家对西南大学作为“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要求,立足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自身的美术学科传统与特色,提升美术书法学科的学科高度,集中艺术创作力量,打破传统的以画科为界的传统科研方式,密切联动学科对国家意识和民众精神的引领功能,打造稳定的研究创作团体,在公众形象、国家(文化)记忆、河山表现、国家生活、媒介创新等国家美术创新方面有高水平成果的显现。艺术隐喻思想,或者思想支撑艺术,这是立足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传统发展而来的定位与努力,也是综合性大学人文深度和厚度对基于思想的创意性学科的支持。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近几年的团队协作,美术学科整体推进了新文科对美术与书法学科的建设功效。首先,在西部河山表现创新上,尤其是瞄准西部山水的营造,山水画团队承担了包括国家艺术基金项

目在内的一系列创作项目,在甘肃省博物馆、贵州美术馆等重要博物馆举办了美术作品展,弥补了新时代西部河山表现的缺口,探索出与西部山水审美特征相一致的中国画笔墨体系,在表现对象和笔墨体系上实践了新时代学科知识的创新。其次,在国家重大记忆上,版画团队积极介入重要的历史事件,主持大型委托项目,除完成中华优秀文明创作外,还完成建党百年重大创作工作,特别是对较为抽象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创作,在创作取材、创作理念上受到中国文联的肯定,成为国家建设的方法论上的象征。第三,在公众形象上,除早先完成的获得全国美展金奖的《而立之年》之外,瞄准20世纪科学精英,产出以杰出校友袁隆平为表现对象的《圆梦》等作品,被《新华文摘》作为封底,单幅展示。第四,积极介入事件现场,特别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事件,组织《人民的力量——战山火》《20世纪中国科学精英造像》等大型文化创作工程,先后获批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联重大创作等项目,探求新时代国家艺术的发展和创作。

在艺术创新上,不仅聚焦于学科的功能,而且还将艺术的当下表达与主题结合,突破当代艺术的价值偏差,实现了当代艺术的中国价值建构,创新了主题创作的表达途

径。这方面,刘元、何其庆、刘冠儒、杨洪几位老师,分别基于雕塑、综合材料、陶瓷材料,创作了《融》《星星之火》《新华日报》等作品,先后获得全国美展提名等奖项,在推进缘起西方价值的当代艺术的中国化转向中作出了西南大学的努力。

二、融入生产:参与艺术实践的创意型学科

新文科建设适逢学科目录的调整,而艺术门类的学科目录调整,目的是学术研究 with 专业实践分开,将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结合,这完全符合新文科建设的初衷。就艺术门类而言,专业实践是全方位的艺术生产过程,或者文化生产的全过程。这在之前发布的专业学位内涵中已经做出了界定,即“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知识和高水平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提供优质人才保障。各领域涵盖创作、表演、教育、管理等专业”。尽管老版的专业学位的定位为艺术门类进行了全科性的描述,但是对创作、表演、教育、管理等专业的涵盖,也留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艺术门类的专业学科目录的内涵,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创作、表演层面,应该在一个艺术生产的全领域内思考专业学位的学科内涵,甚至这个内涵还延伸至艺术的教育领域内。

在艺术生产的全领域进行专业学科目录下学科内涵的界定,刚好戳中了许多艺术教育的痛点。客观地说,除了少数专业性较强的院校和培养机构之外,许多高校只停留在创作、表演、编导等作品的产出层面,在一个更宽的领域或者全领域进行,整体还没有得到有效有序展开,也没有相应的专业人才作为培养的支撑,无法提供系统的与实践相一致的知识体系,聚焦生产的全领域的系统性知识体系整合度需要提升。

具体联系到专业学位点的建设而言,主要体现在艺术生产的各个端口,诸如艺术资助(国家艺术基金)、艺术创作、艺术节(中国艺术节)、艺术展览(双年展、三年展)、画廊、博物馆、策展人、艺术刊物、画商、艺术拍卖、艺术家工作室等。这样,新学科目录调整后,如果仅仅停留在艺术作品本身的制作上,是无法满足学科转变后美术人才的培养需求。学科内涵需要在一个艺术生产的全过程链条上进行知识体系的修缮和创新。



4. 李月林,《绿水青山》,中国画·工笔山水,纸本重彩,220×700cm,2021(国家艺术基金美术创作项目资助)

要获得学科的生产融入,首要条件是师资队伍对文化生产的介入。教师进入各种行业协会,是学科融入生产的保证。学科队伍,通过各类行业协(学)会的轮换机会,鼓励并为有条件的老师创造机会,使之进入各种生产组织,为学科在美术生产上提供机会。近几年,西南大学美术学院2名教师进入国家行业协会历史行列,1名教师入选国家重大美术题材创作委员会委员,1名教师入选国家级协会艺委会委员,近半数教师进入省级行业协会或者旗下的艺委会。

其次,搭建文化生产平台。为此,自2005年起,先后成立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艺术与乡村振兴研究所、美术教育研究所、苏葆桢花鸟画研究所,以及发起成立重庆市中国画学会、重庆市艺术美学学会,积极吸引重庆市美学学会、重庆工笔画学会等行业组织的支持,参与重庆雕塑学会、重庆油画学会等活动,发挥它们的联动作用,整体介入抗战美术的学术研究、美术展览策划等文化生产活动,提升了学科影响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国美术馆、国家艺术基金会、省市美术馆等生产单位培养了大量实践性人才。部分毕业生还遴选进入澳大利亚国家艺术基金会进行工作交流。

再次,强调人才培养与文化生产的结合,鼓励师生大量参与文化生产活动。在多项竞争性的国家大型美术生产活动中,均有学科的在读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比如有北京

国际美术双年展等。在读学生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举办个展在内的各种展览,整体提升了研究生的培养水平。

创意是文化生产、艺术教育的重要体现。创意的偶发性特点需要活跃的专业思维,创意呈现结果的持久性需要偶发性思维背后的支撑。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专业创意的学科支持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新学科目录带来的对艺术前沿意识的倚重,使得艺术专业在综合性大学内部思维活跃;另一方面,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性与文化氛围,为偶发性创意的持久性提供各种跨媒介和厚重文化的支撑。在创意灵感的养育与创意功效的持久方面,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教育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甚至还会成为综合性大学专业教育的优势。

美术书法的创意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瞄准思想观念突破的艺术创意与聚焦服务质量提升的社会创意。显然,前者更注意艺术本身,通过创意实现艺术思想、社会思潮、哲学观念等方面的突破,进入带来艺术本身及其生态系统的突破,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教育的重要体现之一,直接的后果是艺术的自反性和前卫或者先锋性得到发挥。对于后者,瞄准的是,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在社会构建的艺术维度,或者人类存在的艺术维度,发挥艺术的创意突破,以艺术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创新。

全生产过程的知识并不是不存在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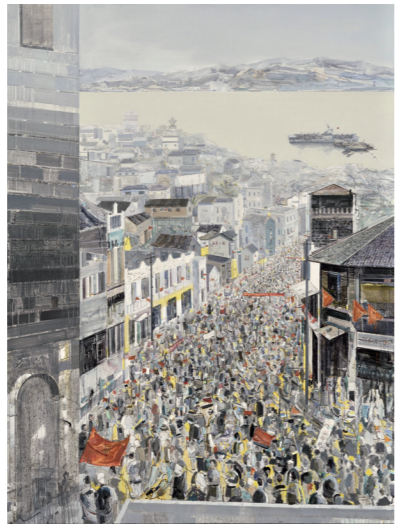
且现有的知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比如艺术策展学、艺术传播学、美术馆学等,但是由于艺术生产的前沿在不断变化,或者在一个完整的生产链条上,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因而需要在一个聚合的生产链条,重新依据产业链条进行知识的系统性重组,并为专业教育的展开做出铺垫。为此,西南大学美术书法学科修订了培养方案,开设了《艺术创作前沿》《全球艺术生产机制专题》《大国艺术》《设计中国》等课程,将创作实务与知识生产结合,生产研究引入学位论文写作环节,整体推动培养环节与艺术生产的融合。

三、扩容学科:吸纳跨学科养分的知识型学科

综合性“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点是多学科的协同与发展,跨学科成为大多数综合大学美术与书法学科的重要选择。与传统注重理工,甚至囊括医学的综合性大学不一样的是,西南大学由原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尽管近年在医学药学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突出的学科优势还是被圈定为农业科技与教师教育,生物学与教育学为国家遴选出来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通过“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带动,实现各个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整体带动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这是学校的初心和愿景。为此,如何利用综合性大学优势,



5. 唐楚孝,《渝州晨曲》,中国画·山水,纸本设色,196×180cm,2019(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入选作品)



6. 谢光跃,《全城欢舞—万县1949》,油画,布面油彩,220×165cm,2019(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入选作品)



7. 李东仁,《得江山助》,油画,布面油彩,15.7×16.7cm,2019

实现高质量发展便成为美术与书法学科的紧迫任务。

学科的扩容首先体现为交叉学科中国文字与书画艺术博士点的设立。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时期,西南大学美术学科就有意识地进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胡小石、商承祚先后或受聘或被邀请进行金石学等书法方面的交流。新中国成立以后,毕业于四川大学徐无闻先生,外加郑思虞、荀运昌、秦效侃等先生,便从文字学、古代文学、文献学等,介入书法教育,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形成了学者型书家的传统。近十年,学科与文学(汉语言文学、古代文学)、中国史(先秦铭文)等专业进行了紧密融合,申报获批交叉学科博士点,成为重庆市首个美术书法类的博士学位点,从而在美术书法历史、理论和创作方面,为美术书法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空间。现今,学位点已经招收博士研究生8届,在冷门绝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方面发挥着新文科建设功能。

其次,作为新中国最早开办美术教育的学科,新文科的建设又面临着国家美育建设的黄金时期。2007年,作为教育部直属院校的美术学科,成为国家美术教育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学科,连续17年成为直属高校中美术公费师范生招收量最大的学科,面向全国年均招收100名左右,并且从2012年起承

担公费师范生的教育硕士培养,1700多名公费师范生成为我国基础美术教育领域的骨干,支撑了新时代国家基础美育的高质量发展,发挥出国美育建设的西南大学担当。为此,学科先后通过“暑期国际课程周”的建设,引入美国美术教育的知名教授,扩展新文科建设的学科视野,拓展了人才培养素质。

第三,突出艺术的民生意识,吸纳农业材料,建设生态艺术群。学校所在地北碚,20世纪20年代以来,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典范,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先贤,以民众启蒙为途径,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探索实践,逐渐探索出学科知识建设的民生化路径。这种学科建设的民生路径诞生了包括袁隆平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家。在西南大学的美术学科,则以苏葆桢先生为代表,将中西艺术技法进行融合,通过对葡萄等实景实物的创作,提升了花鸟画的影响力,开一门画派先河,被誉为“苏葡萄”。新时代以来,学科继承了这种传统,再次突出了艺术的民生意识,直面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将农业材料纳入艺术表现范畴,在艺术、科技、绿色方面进行发力,在高端生物技术的信息化设计、乡村造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化设计、乡村造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先后获批多项国家级课题,在国际前沿科技刊物发表作品多篇,成为重庆市乡村造景和教育部脱贫帮扶的典范性个案,

整体推动了学科服务社会设计更新和艺术更新的服务力。

第四,发挥美术书法学科的不同学科逻辑,突显美术书法学科对其他学科的软性塑造。综合大学美术书法的发展,除了学科自身的发展,必然影响所在学校所在社区。在新文科建设的实践中,打破传统教学方式,通过学科的开合,开设了全校性的选修课,诸如《艺术西南》《图像文明与中国农业》《红色美术》《设计与生活》《美术与社会》《美术与文明》等课程,打破从学科内部的史论引伸知识形态的传统做法,通过“问题+跨界”的方式进行知识创新,部分课程已达国内引领性地位。整体推进了学科扩容后的知识质感和呈现范式。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新文科对学科价值、艺术功能、话语体系的强调,综合大学美术学科的建设并不是一味地进行学科交叉和跨越,而是要不断坚守夯实美术书法的学科主体。这是综合性大学在建设美术书法学科时需要注意的。

四、创意人才：一流培养力的育人学科

学科的本质不仅仅是一类形成范式的知识聚合,还需承担着知识以外的功能,诸如人才培养、国民经济统计、社会发展支撑等。为此,专业成果、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就成为衡量学科的重要参数之一。但是,无

论是学科的知识之外还是之内,最为重要的核心指标就是人才培养。因而,学科目录调整之后,人才培养的质量是思考的重要落点。

“双一流”高校的任务就是要更加突出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学科目录调整后,作为“双一流”高校的学科,亦作为具有深厚历史积淀和传统延续的学科,如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取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艺术学科,就成为思考的重中之重。

如前所述,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具有较好的办学历史和传统,西南大学美术书法学科起始于1925年开办的西南美术专门学校,承续于1940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科。1950年招收新中国第一批美术教育本科生,1984年获批准授予硕士学位授权点(第二批学位)。学院的创立者杨公虞、张宗禹分别毕业于法国巴黎美术专门学校、德国柏林美术专门学校,学院的前辈苏葆桢、刘一层、李际科、徐无闻等先生的开拓,产出了《中华儿女》《密电码》《川西三月》《九骏图》《而立之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艺术精品,推动了美术学科的高水平发展。1982年,受教育部的委托制定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2+2”培养方案,并在全国推广,随后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师资培训,引领了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学科与专业发展。这为人才的高水平培养奠定了基础。

此外,学校所在的中国西南地区,地理、气候、文化资源丰富,特色明显,多样性在全球独树一帜,经济的后发展趋势,为艺术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20世纪30年代起,学院师生常年在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西藏、贵州、云南、重庆、湖南、湖北等地写生创作,积极介入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瞄准国家河山、民众形象的表现,出现不少精品,获得全国美展金、银、铜奖,培养了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性人物。学科的在地性加上学术传统,为美术学科的高质量培养提供了外部土壤。

学科传统与在地性的优势叠加,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如何通过新文科建设,

将之付诸教育教学、科研创作等育人环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在美术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重新回到美术教育、美术创作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原点,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展开自身的学科乃至办学实践,这是学科发展的重大机遇。当然,由于艺术教育的急剧竞争,得益于新中国院系调整带来的资源红利,随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剧速变化,正在逐渐消失。所以,西南大学美术书法学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一个新的时期,发挥已形成的优势,利用学科目录调整的机遇,改变学科观念,调整学科内涵,充实学科体系,提升人才培养力,以便在新时代国家发展中获得学科较好的发展,为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才是一个百年之学科的使命与担当。

结语

新文科建设将更改变中国高校艺术教育的整体态势,包括专业的艺术院校都在积极进行整体的学科调整。对于西南大学来说,新文科对美术学科的促动,并不是几个向度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思想引领下,通过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回应。依据新文科实践总结出来的“聚焦思想、生产融入、学科扩容、卓越人才”的“TPET”模式,是在思政与价值引领下,通过师资与人才观念的变化,通过学科平台建设,未来艺术人才培养,实现的学科知识和人才质量的提升,在综合性大学美术书法的新文科建设中,无疑具有较好的实践性和理论价值。

本文为重庆市研究生教学改革重大项目“支持文化强国建设的美术专业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文科课程体系研究”;西南大学2035年文科先导计划资助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术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人杰,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艺术史、美术批评研究。

李昊阳,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艺术理论、美学交流史研究。

段运冬,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史论、美学理论、文艺批评。

注释:

[1] 参见: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Massachusetts: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ies: Higher Education, 2015.

[2] 参见: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尔夫人文中心主

任卡伦·瑞德若布(Karen Redrobe)教授在西南大学的讲座“变化世界中美国变化的人文学科”,讲座时间:2022年10月28日。

[3] 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人文科学与美国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4] 参见:段运冬:《艺术塑造美国:2012—2016年间美国艺术发展战略》,《美术观察》,2013年第11期;段运冬、安燕玲《“为美国的艺术作品”——2014—2018年间美国艺术发展战略》,《艺术探索》,2017年第2期;徐进毅、段运冬:《公众在何方——2018年至2022年美国艺术发展战略》,《美术观察》,2020年第1期。

[5] 袁荷、徐进毅:《“共同创造”:2020—2030年英国文化艺术发展战略》,《美术观察》,2021年第4期。

[6] National Endowments for the Arts, Arts Works for America: Strategic Plan FY2012—2016, 2010:14.

参考文献:

1. Thissen, Judith, et al., editors. “Introduction.”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Directions in Art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27 - 227.
2. Sánchez, George J., “Opening the Humanities to New Fields & New Voices.” Daedalus, vol. 151, No. 3, 2022, pp. 82 - 93.
3. Gabriel, Markus, et al. “Reconfiguring Institutions—Towards a Culture of Creativity”, Towards a New Enlightenment - The Case for Future-Oriented Humanities, 1st ed.,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22, pp. 46 - 49.
4. Ibid., pp.50-57.
5. Ibid..
6. State of the Humanities 2022: From Graduate Education to the Workforce (amacad.org)
7. 谭琳,李灵:《美术学院院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8. [美]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人文科学与美国梦》,生安锋、沈鑫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